



张洁集

散文随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洁集

散文随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随笔卷/张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张洁文集)

ISBN 978-7-02-008652-8

I. ①散…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4754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25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 插页 17

印 数 1—8500

版 次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52-8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不记得我写过多少文字，却记得写过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

文集的出版，给了我一个清理的机会。

如果将来还有人读我的文字，请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再不要读已然被我清理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更不要将它们收入任何选本——相信版权法的监控力度，会越来越强。

收入文集的篇章，在我看来有些仍不必留存；但其中许多已在西方若干国家出版发行，并深受那里读者的喜爱，因此不能一一删除，还得保留一部分。不然的话，如果那里的读者问起它们的出处，远在异国的出版社不易搜寻。

凡事难两全。

作 者

目 录

挖荠菜	001
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	004
捡麦穗	008
梦	013
盯梢	016
假如它能够说话.....	024
那过去的,已然过去	028
一只不抓耗子的猫	033
何以解忧,唯有稀粥	038
一扇又一扇关闭的门	043
母亲的厨房	051
又挂新年历	057
大头	061
太阳的启示	065
不忍舍弃	071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	076
Give Away	079

幸亏还有它	086
被小狗咬记	104
哭我的老儿子	116
帮助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	131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140
始信万籁俱缘生	147
乘风好去	153
你不可改变她	158
清辉依旧照帘枕	164
黄昏时的记忆	167
我的四季	169
我的船	172
过不去的夏天	176
香港来风	178
“张洁”的苦恼	183
如果你娶个作家	186
不再清高	189
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193
千万别当真	196
我为什么失去了你	199
没有一种颜色可以涂上时间的画板	202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206
在马德里“讨乞”	214
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	217

“我最喜欢的是这张餐桌”	263
想起五月那个下午.....	269
对于我,他没有“最后”	272
此生难再	314
你再也无法破碎的享受	318
有幸被音乐所爱	323
最为著名的单相思	326
与男人“说清楚”的某些记录	331
也许该为“芝麻”正名	336
像从前那样,说:“不!”	340
“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	345
去年,在 Peloponnesus	350
多少人无缘再见	379
“我很久没有喝过香槟了”	387
我那风姿绰约的夜晚	392
别把艺术家当标杆	399
对不起了,莫扎特	405
 从裕仁之死说到引导舆论	 408
把退却变成胜利的行家	420
谁为我们养育了烈士	423
以一百一十八条命的名义	425
投降,行不行?	433
 小诗一束	 436

挖 荠 菜

小时候,我怎么那么馋呢?

只要我一出门,比我小的那些孩子,总是在我身后拍着手儿、跳着脚儿地喊:“馋丫头! 馋丫头!”

我呢,整个后背就像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羞得头也不敢回,紧贴着墙边,赶紧跑开。

慢慢地,人们都忘记了我还有个名字叫“大雁”。

我满肚子羞恼,满肚子委屈。

七八岁的姑娘家,谁愿意落下这么个名声?

可是我饿啊,我真不记得那种饥饿的感觉,什么时候离开过我。就是现在,一回想起那时的情景,记忆里最鲜明的感觉,也是一片饥饿……

因为饿,我什么不吃啊。

养蜂人刚割下来的蜂蜜,我会连蜂房一起放进嘴巴里;

刚抽出嫩条、还没长出花蕊的蔷薇花梗,剥去梗上的外皮,一根“翡翠簪子”就亮在眼前,一口吞下,清香微甘,好像那蔷薇就在嘴里抽芽、开花;

还有刚灌满浆的麦穗,火上一烧,搓掉外皮,吃起来才香

呢……

不管是青玉米棒子、青枣、青豌豆、青核桃、青柿子……凡是没收进主人仓房里的东西，我都能想办法吃进嘴里。

我还没有被人抓住过，倒不是我运气好，而是人们多半并不十分认真地惩罚一个饥饿的孩子。

当然，也并非人人如此。

好比那次在邻村的地里掰玉米棒子，被看青的人发现了。他不像别人，只是做做吓唬人的样子，把我们赶走就算完事，而是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棒子，不肯善罢甘休地、紧紧地追赶着我。

我没命地跑哇，跑哇。我想我一定跑得飞快，因为风在我的耳朵两旁，吹得呼呼直响。我两只招风耳朵，一定被迅跑带起的旋风刮得紧贴脑壳，就像那些奔命的兔子，把两只长长的耳朵，紧紧地夹住脑壳。

也不知是我吓昏了头，还是平时很熟悉的田间小路在捉弄我，为什么偏偏横在面前一条小河？追赶我的人，越来越近了……

人要是害怕到了极点，就会干出不顾一切的事。我还没来得及多想，便纵身跳进那条小河。

河水并不很深，但足以淹过我那矮小的身子。河水不容喘息地压迫着我的呼吸，呛得我一口接一口地将它们吞咽。我吓得快要背过气去，一声不吭地挣扎着、扑腾着，而岸上那追赶人的笑声，却出奇清晰地在我耳边震荡。

我的身子失去了平衡，渐渐向斜里倒下，河水轻缓地拉扯着我，依旧无知无觉，不停地流着、流着……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爬上对岸的，更使我丧气的是，脚上的鞋子，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只。我实在没有勇气回头去找那只丢失的鞋子，可我也不敢回家。

我怕妈妈知道，不，我并不是怕她打我，我是怕看她那双被

贫困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的、哀愁的眼睛，因为我丢失了鞋子而更加黯淡。

我独自一人，游荡在田野上，孤苦伶仃。任凭野风胡乱扒拉着我的额发，翻弄着我的衣襟。

太阳落山了，琥珀色的晚霞，也渐渐从天边退去。

远处，庙寺里的钟声在薄暮中响起来了，那钟声缭绕耳际，久久久久不能淡去；羊儿咩咩地叫着，放羊的孩子赶着羊群回家去了；家家的茅屋顶上，升起了缕缕炊烟，飘飘袅袅，薄了，淡了，看不见了。就连一阵阵的乌鸦，也都呱呱地叫着回巢去了。

田野里升起一层薄雾，夜色越来越浓了。村落啦、树林子啦、坑洼啦、沟渠啦……好像一下子全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沉寂里。我听见妈妈在村口焦急地呼唤我的名字，可是我不敢答应。

我是那样的悲哀和凄凉，平生头一次感到，有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潜入了我那童稚的心。

可以想见，经过一个没有什么吃食可以寻觅，因而显得更加饥饿的冬天，当大地春回，万木复苏的日子重新来临时，会带给我多大的喜悦！田野里将会长满各种野菜：雪蒿、马齿苋、灰灰菜、野葱、荠菜……我最喜欢荠菜，把它下在玉米面的糊糊里，再放上点盐花花，别提有多好吃了。

更主要的是挖荠菜时的心情，那少有的坦然、理直气壮，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享受。再也不必担心有谁会提溜着大棒子凶神恶煞地追赶，甚至可以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天上吱吱喳喳飞过的小鸟，树上绽开的花朵，蓝天上白色的云朵……

我提着篮子，急急地向田野里跑去，荠菜，像一片片绿色的雪花，撒在田埂上、垄沟里、麦苗下。

荠菜，我亲爱的荠菜啊！

1978年5月

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

逢到春天，我就格外怀念家乡，这大概是因为它和我童年时代的许多回忆，交织在一起的缘故。

童年可不是童话，也许还和童话恰恰相反，但它还是让人怀恋。

在那乡野的游戏里，最使我神往的莫过于春天放风筝。

那时，太阳照在黄土岗子上，照在刚刚返青的树枝上，照在长着麦苗的田野上，也照在孩子们黑黝黝的脸蛋上……淡蓝的、几乎透明的天空中，悠悠地飘着孩子们的风筝。那些风筝，牵系着他们的欢乐、苦恼和幻想。偶尔，断了线的风筝，会使那小小的、本是欢乐的心，立时变得怅惘，仿佛自己的魂儿，也随着那断了线的风筝飘走了。

想到风筝，自然会想到兰英姐姐。

小时候，我是一个十分笨拙的孩子（现在又何尝不是一个笨拙的老太太），对我来说，不论什么事，都比别的孩子困难得多，自然也就常常成为其他孩子的笑柄。比如我扎的风筝，要么飞不起来，要么刚飞起来就像中了枪弹的鸟儿，一个倒栽葱跌落下来，便立刻引起其他孩子的哄笑。那些笑声，往往伴着我的

眼泪。

兰英姐姐不但责备那些讪笑我的孩子,还为我扎我喜爱的、任何一种样式的风筝。我坐在她身旁的小凳子上,一边看她扎风筝,一边听她轻轻地唱着。她轻曼的歌声,像母亲轻柔的手,抚爱着我受了委屈的心。

她扎的风筝,比哪个孩子的风筝都好看,也比哪个孩子的风筝起得更高,更平稳……且不说放风筝的游戏有着多么大的乐趣,只看兰英姐姐挺着秀美的身条,在旷野里随着不大的风势,不时抖动着风筝上的绳索,一根长长的辫子,在柔韧的后腰上甩来甩去,就够让我心旷神怡的了。

后来,兰英姐姐出嫁了。

在乡下,嫁姑娘讲究卖了几担麦子。姑娘越好,卖的麦子越多。我记得,没有哪个姑娘超过兰英姐姐的麦价。

等到迎亲的那一天,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大伯子、二姨子、亲戚朋友,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就像到了年根儿,人们脱手了一头牲口,到手了一笔好价钱那么知足。

人们吃着、喝着,一直吃到、喝到连他们自己也忘了他们聚到这里吃喝的原因。他们谁也不会去想,兰英姐姐嫁的那个男人好不好,会不会疼她,她满意不满意自己的出嫁……

那个男人长了一脸的胡子,一双眼睛长得那么野。他也像参加婚礼的那些人一样,放肆地吃着、喝着、笑着。他的笑声又大又刺耳,逢到他笑的时候,就像放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排炮,总是吓得我心惊肉跳。

兰英姐姐就要走了。她骑在那匹小毛驴儿上,毛驴儿的脖子上挂着的小铜铃擦得真亮,铜铃上还挂着红缨子,鞍子上还铺着红毡子。兰英姐姐的发辫梳成了髻子,插着满头的红绒花儿,

耳朵上摇曳着长长的银耳环，穿着红袄、绿裤子。脸蛋儿是那么丰腴，嘴唇是那么鲜红，一个多么漂亮、多么新鲜的新媳妇啊。

我却伤心地想到，她再也不是我的兰英姐姐了，她已经变成那个男人的新媳妇了。我好嫉妒、好伤心哪！我巴不得那个男人一个失脚，跌到地狱里才好。

迎亲的唢呐吹起来了，好火热的唢呐啊。兰英姐姐却哀哀地哭了。我明明知道，村子里的姑娘出嫁时都要哭的，但兰英姐姐的啼哭，却让我分外气闷。

她哭的什么，是惋惜一去不复返的少女时代？是舍不得爹娘兄弟？是害怕以后就要陪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过着的漫长岁月……那日子真长啊，长得让人看不到头。

这以后，我很少看到兰英姐姐了。偶尔她回娘家住上几天，也总是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人们渐渐忘记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愉快而美丽的姑娘，在这里出生、长大、出嫁……更忘记了在那姑娘的婚礼上，吃过、喝过用卖她得到的麦子换来的美酒佳肴、换来的欢乐……

过了几年，我听说那男人得了一场暴病，死了。我暗暗为兰英姐姐松了一口气。

以后，兰英姐姐也就常常回娘家了。

可是，那曾经丰满的脸蛋，像是用刀一边削去了一块，又总是蜡黄蜡黄的。闪亮闪亮的眼睛，变得又黑、又暗、又深，让人想到村后那孔塌陷的、挂满蛛网、久已无人居住的废窑。她老是紧紧地抿着变得薄薄的嘴唇……那嘴唇曾那样鲜红。

她锄地、她割麦、她碾场、她推磨……逢到冬天农闲有太阳的时候，她就靠着场边的麦秸垛纳鞋底，一双又一双，没完没了。那鞋有西家铁蛋的，鞋面上做个老虎头；有东家黑妞的，鞋面上

绣朵红牡丹……

可是,她再也不给我扎风筝了。我呢,也长大了,在镇上的中学念了书,我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内容,放风筝的游戏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吸引我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害怕见她,她的眼神让我看了之后,总是觉得心口堵得慌,喘不上气。

而在那个年龄,我本能地逃避着阴暗。为了这个,我又觉得对不起她,倒好像我把她一个人,扔在那阴暗里了。

生活像一条湍急的河流,把我带到这里,又带到那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十多年的岁月,已在转眼间过去,我常常想起她,想起那个曾经快乐而美丽的姑娘。

1978年8月

捡 麦 穗

在农村长大的姑娘，谁不熟悉捡麦穗这回事呢？

或许可以这样说，捡麦穗的时节，是最能引动姑娘们幻想的时节。

在那月残星稀的清晨，挎着一个空篮子，顺着田埂上的小路，走去捡麦穗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

等到田野上腾起一层薄雾，月亮，像是偷偷睡过一觉，重又悄悄回到天边。方才挎着装满麦穗的篮子，走回自家破窑的时候，她想的又是什么？

唉，她还能想什么。

假如你没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你永远不能想象，从这一颗颗丢在地里的麦穗上，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

她拼命地捡哪，捡哪，一个麦收时节，能捡上一斗？她把这捡来的麦子换成钱，又一分一分地攒起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扯上花布、买上花线，然后她剪呀、缝呀、绣呀……也不见她穿，也不见她戴，谁也没和谁合计过，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偷偷地装进新嫁娘的包裹里。

不过，真到了该把那些东西从包裹里掏出来的时候，她们会

不会感到，曾经的幻想变了味？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是她们在捡麦穗、扯花布、绣花鞋时幻想的那个男人吗……多少年来，她们捡呀、缝呀、绣呀，是不是有点傻？但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只不过在穿戴那些衣物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做它、缝它时的心情了。

这算得了什么，谁也不会为她们叹一口气，谁也不会关心她们曾经的幻想。顶多不过像是丢失一个美丽的梦，有谁见过哪个人，会死乞白赖地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当我刚能歪歪咧咧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捡麦穗了。

对我来说，那篮子太大，老是磕碰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跤。我也很少捡满一篮子，因为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篮子里的麦穗，便重新掉进地里。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捡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捡麦穗做啥？”

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挤了挤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呀？”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给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额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

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

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长长的白发，在他剃成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一嘴的黄牙。后脑勺上的白发，也随他的笑声一起抖动着。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了磕：“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绒毛的脑门儿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是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开嘴笑了：“你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莫愁，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啊哒？”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啊哒，就歇在啊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啊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村，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说：“来看看我的小媳